

上海玉佛禪寺 · 覺群人生講壇

# 生命意义与生命目的之 佛法的思辨

蔡耀明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2019年3月2日 08:30-11:30

## 主旨：

- 生命之意义：生命历程之条理为苦集灭道而非我、空性。
- 生命之目的：生命历程之方向为缘起的流转、缘起的还灭（解脱）、无上正等觉。

- 人类容或自豪于自然科学或科技已经达到了不起的成果，然而，在生命意义与生命目的之课题，显然并未跟着进展，甚至遍地荆棘，困惑连天。

- 意义：就所面对项目的内涵、缘由、或条理之理解。
- “生命之意义是什么”，主要在询问“生命之意义意涵着什么”（**What does the meaning of life mean**）。换言之，在于询问“『生命之意义』可以被解开而理解成什么样的情形”。
- “生命之意义是什么”（**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这一个论题在问“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可标示为“是非”论题。
- 通常所谈的生命之意义，或许欠缺在形成理解所切要的努力，或许在表述方面太大意了，不仅司空见惯地与目的、任务、或价值混为一谈，而且在涉及意义的言说，很大部分一下子就卷进“有意义”（**to have a meaning**）与“没有意义”（**to have no meaning**）二分的旋涡里面。

- 通常所论断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很可能主要意涵着“我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或者“我活得还算快乐”。
- 相对地，通常所论断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很可能主要意涵着“我理解不出生命之意义”，或者“我活得很无聊、茫然、痛苦”。
- 然而，如果坦白讲出“我理解不出生命之意义”，好像在矮化自己；那就干脆讲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可以掩饰自己的无知，而且转移焦点，用“没有意义”把矛头指向“生命”。
- 当类似的言说模式相沿成习、蔚为风气，或许讲说者趁着振振有辞地论断“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很轻松地把另外怀抱的意涵之空洞或缺陷给掩饰掉，然而遭殃的，却是生命之意义已经被讲成混杂不堪，除了掩饰、混淆、困惑，已经很难从通常的讲说梳理出清晰可循的思路。

- 生命之意义，并非任何人物、天神、宗教、集团的禁脔、专利、特权区域，亦非伴随着出生而被生物、家族、阶级、权势等方面的条件所决定的事项，而是任何生命体，只要解开乃至理解生命世界乃至心路历程，皆可予以揭露的课题。
- 经由解开、观看、认知、打通生命世界、生命体、生命体之构成部分，从而理解生命历程或心路历程何以成为如此的样态、内涵、缘由、去向、机制、或条理，生命之意义，即揭露在如此的解开乃至理解的程序。

- 根据〈第一义空经〉，以六项知觉装备为内化觉察的入手处，解开、觉察、认知、而通达地理解六项知觉装备的因缘生灭的条理，确认生命世界并非限定为任何本身之存在，亦非限定在任何所误认的边界之间。
- 如此揭露出来的生命之意义，不仅达到极致的、究竟的程度，而且可称之为空性。
- 扼要言之，生命之意义，可以被解开而理解成“第一义空”，其意涵为“就极致的意义所显发的空性”。

- 首先，解开而内化地觉察六项知觉装备，即为解开而内化地觉察生命世界。
- 其次，以觉察而打通六项知觉装备的因缘生灭的流程，即为觉察而打通生命世界的因缘生灭的流程。
- 第三，以解开、觉察、认知、而通达地理解六项知觉装备（或生命世界）的因缘生灭的条理，则六项知觉装备（或生命世界）之意义，即揭露在如此的解开乃至理解的程序。
- 第四，不论表现为无明、贪爱、出生、生病、消逝之情形，甚至由积聚所组合的这一套，剧变成积聚所组合的另一套，都不至于困窘地摆荡在忽然有意义与忽然无意义所分别的二边，而是一贯地理解进去这些表现与剧变之内涵、缘由、或条理，因此一贯地揭露这些表现与剧变之意义。



- 第五，由于一贯地理解进去六项知觉装备在生命世界的各个环节的表现之缘由，与各个波段的剧变之缘由，如果从缘由下工夫，尤其致力于调整或熄灭会往流转的方向持续推动之缘由，即可揭露出切换在还灭而超脱的方向之条理，亦即，揭露出切换为从生命世界超脱之意义。
- 第六，将六项知觉装备，连带地，将生命世界，洞察地理解为并非本身存在为六项知觉装备（或生命世界），而是一方面，了无边界的因缘生灭的流程，二方面，了无边界的熄灭因缘而超脱之安住，因此揭露出生命之极致意义。
- 第七，如此揭露出来的生命之极致意义，洞察地理解生命世界并非限定为任何本身之存在，亦非限定在任何所误认的边界之间，亦即，洞察地理解为空性。

- 目的（**purpose**），可用在三种不太相同的涵义上。
- 一者，意指当事者导向的对象（**object**）或标的（**target; goal**）：最粗浅，可以只是瞄准的对象，也可用成批评、攻击、或所要获得的对象。标的的设定，不必怎么考量事情所在的网络，而且带有强烈的暂时性，随时可加以更换，从一个标的换到另一个标的。
- 二者，意指当事者觉得有重大的份量，因此在用意或意图上，多少努力去加以达成的目标（**aim; end; goal**）：目标观念，虽然凸显设定目标所在网络当中的用意、意图、或努力，却可能欠缺明朗的目的，也就是虽然努力追求所中意的目标，却不清楚意图中的目标何以正好是目的，或如何可成为目的。
- 相对于欠缺明朗目的的目标（**goal without evident purpose**），则可提出基于明朗目的的目标（**goal with evident purpose**）。

- 三者，意指事情朝向的方向，或朝向方向运行的道路：目的，如同方向，一直显现在生命历程，可被发现和辨认，却不可被达成。相对地，目标，如同就所发现或辨认的方向，设定要往前走多长远的路程，包括近程目标、中程目标、和远程目标，都可被达成。在生命的广大网络里面，随着心系某一对象乃至某一等级的事物，而予以信仰或努力追求，充其量只是有个目标，论理上，还算不上认清目的。
- 论理上，由于生命显现为生命历程和生命世界，所谓的生命目的，即可意指生命历程朝向的方向、运行的道路，以及生命世界开显的局面。就此而论，目的，类似依凭指北针、罗盘、地图、或天象图，以发现方向，辨认方位，或认清局面。当不清楚目的的时候，类似欠缺方向感，或找不到方向。目的（**purpose**）和目标（**goal**）的关系，也可以此为譬喻。

- 生命显现为生命历程和生命世界，简称为生命的广大网络。如果着眼于生命的广大网络，考量其目的所形成的学说，可区分出二种形态。
- 第一种目的说，将生命的广大网络，整个当成像一只铁锤或一张桌子那样，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其目的，就在于当初之所以会去制造那样的东西所寄望的用途。换言之，生命的广大网络，其目的，并不在生命的广大网络里面，而在于依据能造与所造二分的观念，将生命的广大网络，整个贴上所造之标签，由于只落个所造的身分，沦为工具或手段，再由工具或手段所被寄望的用途，以确认其目的。如此的目的的观，讲说的是建立在能造与所造二分的目的（**dualistic purpose**），和手段相对的目的（**means vs. end**），以及视同用途的目的（**usefulness as purpose**）。
- 第二种目的说，将生命的广大网络，看成其目的就在于生命的广大网络。然而，并不是在生命的广大网络里面，找出一个对象、特质、状态、或等级，配合著当事者看上了或信仰了，以及宣告找到了生命之目的，就可在论理上安然过关。

- 一旦走在生命的历程上，就已经走在生命历程的方向上，差别在于，是否开发足够的的能力，发现或辨认那是什么样的方向，以及因而发现或辨认生命之目的。如此的目的观，不必在生命的广大网络的外面，另外乞求全盘的制造者，也不因此建立能造与所造的二分；这样子论述出来的，即为不二的目的（**nondualistic purpose**）。由于目的就是朝向的方向、运行的道路、开显的局面，这样子论述出来的，既不是和手段相对的目的，也不是视同用途的目的，而是贯通历程的目的（**purpose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 The End -